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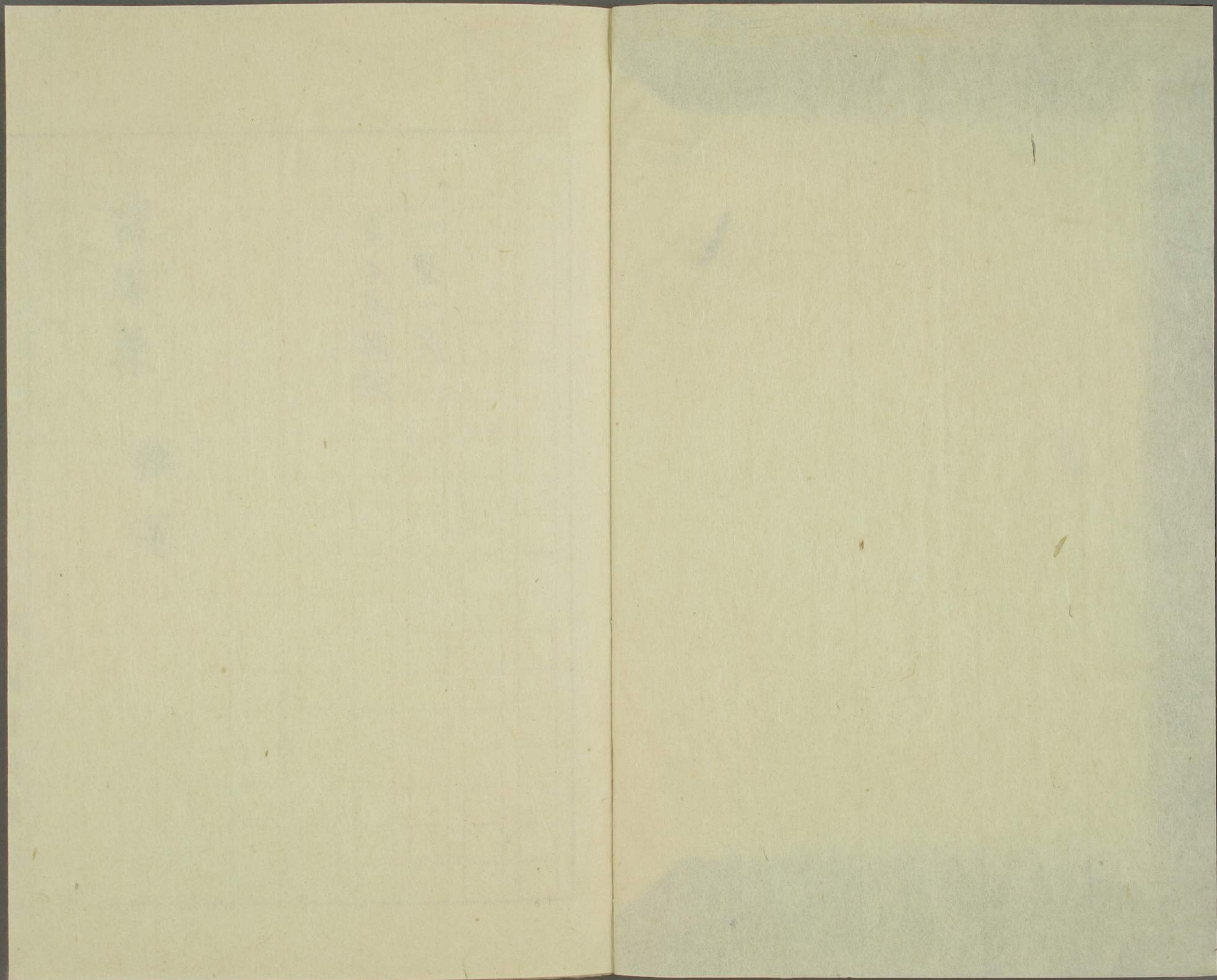
雷溪集

雜著

一敬為一笑
雷溪茶酒談

特別
16
3369
7







一驚一笑

雷溪茶酒談

雷溪集

雜著

一驚一笑

今歲壬寅一月余病疫入學醫院、踰四旬病勢始緩、日夕稍覺無聊、乃執鉛筆蓐上戲記嘗所與人語之雜語以消閒、旬有餘日、而三十篇、歸寓舍之日更加舊作二三篇、改寫為一卷、名曰一驚一笑、

新平民

在昔卑族、有櫛多、非人、革坊之目、編戶之民、猶且以為至賤至櫛之屬、視之、不啻狗彘也、明治辛未八月、詔廢其稱、編入於平民、



當時其數有三十八萬二千八百八十六名口。世
呼曰新平民。上宅之某里。多新平民。於是其
徒頻親近於里民。里民不欲。百方避之。新平
民懇之里正。里正亦依違。其父老。遂愠見里
正曰。大詔既以吾徒為平民。昔穡今也潔。不
見齒之理。弗能知也。里正曰。於理則然。於情
則否。曰。枉理徇情。舍公用私。執往責來。
其可也哉。子為里正。猶為斯言歟。里正不能
應。乃曰。予知罪也。且日聊陳酒杯謝之。里
民亦將知諸君之可齒。不知幸見臨否。父老喜

曰。若是則幸甚。敢弗聽命。明且畢至。堂潔
禮恭。唯時有臭氣。弗。龔座。顧則前庭見有
奴糞桶盛杯盤。擔而過。客咸怪。已而酒饌進
頗豐厚。而象客矐若。無敢舉杯下箸者。主人
問曰。村酒野蔬。不足以奉尊口歟。客曰。奚
其然。但此杯盤。得非嚮者之糞桶中物耶。主
人曰。然。曰。然則惡飲食焉乎。曰。淨水滌之數
四矣。鮮巾拭之再三矣。昔穡今也潔。請以理
飲食焉。客咸愜然為問曰。命之矣。遽逃。
雷溪氏曰。陳勝有言曰。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然則穢多非人亦寧有種乎、雖然情之與理、有
未必遽可合者、里正之所苦慮、亦豈為必無理
哉、要之、破千古之習、垂同仁之恩者、非由治
之英斷盛德則不能矣、欲圖之報效者、可不思
所以使情理一其揆哉、

牧舉大臣

漢有伏獵侍郎、蕭是為侍郎不知獵、晉有春蒐尚書、
晉尚書為春蒐為、唐有金銀校理、韓愈之子昶為集賢校理誤係
春蒐春獵曰蒐、金根車、皇后之車名、皆以不朽其名矣、頃聞扶邦
亦有牧舉大臣、保古道代議士、芳草博士之目

蓋大臣、讀牧舉以為牧舉、代議士、言予值以
為保古道、保古、予之和訓、道、值之漢音而
訛者也、博士也如何、博士則寫賴翁天草洋夜
洎之詩、誤蓬窓作芳草、亦因邾音相近也、或
云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此諸公而偶有斯謬、
固白玉微瑕、未可深責也、然白玉而後其微瑕
也、斯為可惜爾、白玉微瑕、與瓦石微瑕異也、
懸羊頭而賣狗肉、古人曾惡之矣、至近世、更
有已甚焉、都下礫川春日坊、有新開馬肉鋪者

懸羊賣狗

其招牌書以牛肉兩字、故人誤視以為牛肉也、
往買之、馬鋪便唯唯、未嘗言其非牛也、既而
大售、買者日填廛、予友之友某生亦買焉、食
而後覺見欺、乃往詰之、鋪主夷然曰、吾不嘗
欺也、君何不視招牌、牛馬也、非牛也、字亦
非無角乎、

長人

甲之客云、昔者、甲府有長人、長七尺有二寸、
嘗過山中、旃與响馬逢、响馬仰見膽落、遽從其
股間出於背而逃去、長人無他技能、但以其健

脚、府吏舉以為急遞、且發甲府、暮到于江門、

夜又返、然長人之發、一頓食必盡半斗米、而

後發焉、故人愛其健脚、而患其健啖、呼之曰

大食漢、釜不足公、擬大織冠

黼子曰、長人有利趾、就謂之無用長物、抑亦

天下之絕技也哉、而區々半斗之俸、斯患斯嘲

者何也、昌黎不云乎、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

粟一石、世俗寔不足與議也、

荒井國

余村有一聚落、曰荒井、臨河瀕海、一歲暴雨

河水做漲、有一民渡焉、中流失櫂、奔浪忽奪舟與民而東、民亡魂喪魄、卒漂到海上之一國、國人來極極、纔免焉、民叩頭謝且謂曰、身是日本之民、某姓某名者、不知貴邦為何國、國人大笑、民怪之、熟視則隣人耳、

短視及癡聽

吾村有農曰九目、而短於視太甚、性執拗、未嘗自言其短、嘗造隣家、繫馬當門、九目不見之、俯而進隣媪疾呼、馬在焉、子頭觸其尻、九目曰、馬之在、誰弗睹也、吾但不知牝牡、

故聞其尻已、九目後為人登樹殺枝、誤剝已所緣、身與枝俱墜、絕息久之纔甦、而九目竟不悟也、

村中又有癡於聽者履矩、與隣人鬻、隔一壁而處焉、鬻旦起將外出、偶履矩聞之曰、諾、輟作履而往、鬻則已去矣、矩咄咄獨語曰、彼今呼吾與啖茶、扶來彼去、弄人不亦已甚乎、噫、天下不履矩者鮮矣、不怨不尤、其唯聖人乎、

我婦寧康

我聞諸父老、一士人新娶、每旦必詣于家廟而

虔禱、隣友怪之、伏廟側竊聽、士人再拜祝曰、
我婦寧康、我寧康、若其可得、我父亦寧康、
復再拜而去、

御壇銘

昔者相馬侯封內、有石上村、與伊達氏之封境
相接、村口築堞、植一杉樹、里民呼曰御壇杉、
蓋藩祖之所手栽、所以標封境也、杉後老朽、
至安政之際、僅留其株已、有老翁、窟于此、
往、出而魅人、里民以為患焉、時村有老翁六
存、一夕造隣舍、村丁六七輩、方圍爐、喫、
ハカズ
コハエニテ

私語、六左問、所議何事、群丁曰、御壇杉下
之妖、六爺之所知也、吾曹今議除之、而未得
其計、若有神筭、幸得見教焉、六左為人倨傲、
素多大言、乃笑曰、想今之小兒輩不具膽耳、
誅一小獸、何議之用、群丁艴然曰、六爺平生
勇於言、而怯於心、若能得誅銘、今夕煩一臂、
吾輩雖無膽、請亦從矣、六左曰、老夫有寒疾、
不可以風、他日則往、今夕則辭、群丁曰、有
之哉、六爺之怯也、他日亦奚知無寒疾邪、六
左語塞勢迫、蹶起曰、我往矣、走取一短劍於

家、懷之而去、群丁亦從焉、時方臘月、四野
 蕭條、復不見人、寒威栗烈、月色與霜白、蕭條
 落已遠、路出于林丘之間、有堆隆然而起焉、
 即御壇也、眾逡巡不復前、六左鼓氣挺前曰、
 但老夫之所為之視、趨上堆、故翻裾踞於株曰、
 絡也、絡也、胡為不出、月白風清、如此良夜、
 何、言未畢、絡伸腕、自窟中握六左之陽、甚
 緊、六左煩悶、長號呼救、群丁駭然、不敢拯
 魚潰而遁返、六左窘急、偶得一計、忍痛曰、
 吁、御壇之絡子、技倆可知矣耳、乃得非寶玉

視、老夫之陽邪、言訖稍鬆、乃蹶起而下堆、有
 化飯道人、長強二丈、植一大鐵杖、屹然當路、
ハツケ
 鬚髯蒙茸、赭面而三眼、睛六左、啞然大笑、
 聲震傍邱、林木悉躍、六左震怖、而猶能曰、
 絡子之技倆、偉則偉、然既苦我、今又怖我、
 何不少潤此老夫耶、言未畢、道人忽化為一老
 梁、衣袂垢穢、負袂曳藜、フロニキ
 附六左之腰、偏盲而折頰、カケ
 大息曰、迂哉絡子、乃以老梁為老夫之如意珠、
 乎、言未畢、老梁忽化為一少婦、年齒笄字左、
ハナケハカリ
 麻臉而突頰、アハタツラ
 六左

右、淺綠衣、深紅裳、梳妝宮樣、眉目如描、
嬌然發粲曰、偶爾交袖、亦是他生良緣、六左
魂飛肉動、嘻曰、貉子技倆於是乎妙矣、老夫
今茲耳順加三、而未嘗見若斯好姑、想是非小
町化身、則衣通再生、何其美而艷哉、又曰、
已辨前容矣、幸得一瞥背姿、言未畢、少婦背
六左、舉趾珊珊、前行兩三步、三步未四步、
電光一閃、飛於六左之懷、美人玉碎、幾血染
霜而殷然、當是時、群丁已逃歸、皆憂慮於六
左、恐其生還、夜方四更、剝啄左門、甚急

象警喜曰、六爺歸矣、啓戶僅半扉、死貉先掠
頭墜、六左繼入、曰、小兒輩今云何、群丁羅
拜、叩頭而謝罪、六左曰、徒叩頭毋為也、老
夫勞矣、盍往沽酒而酬焉、於是御壇之妖始息
六左之傲益長、
右一話、余幼年聞諸石上村人宅二郎、宅二
郎今茲壬寅年六十餘、蓋其少時及見六左云
都人不敬
江戸氏之霸世、巢之某藩、有一闕閣、封內莫
不敬焉、嘗祇役來于江戸、出遊而歸藩邸、顏

色艷艷ハツソウ也、惡若一有不平者、人問之、問曰、

怒都人之不敬耳、問其故、曰、今日途上所逢
幾十人、奴儻之輩、猶且不揖乃公者何也、

卯雞孰父、

鄉人丑、遇人輒舉卯雞孰其父之說、而苦之、
鄉人莫能對焉、丑嘗遇予隣人酉、乃問曰、卯
與雞、孰其父、酉翁曰、雞者、父也、吾雞生
卯矣、曰、雖然、子之雞、非先生於卯乎、曰、
然、曰、然則父者卯也、非雞也、酉不知所對
思之三日、又無得也、來問諸西子、然後往應

之曰、父者雞也、非卯也、若以卯為父、則卯
之子雞、即為卯之父雞之孫雞矣、是二雞、而
為三世也、若為非孫雞、則有父雞焉、有父卯
焉、是一雞而有二父也、天下寧有此事哉、丑
曰、姑舍是、如余卯雞之太初之問、子則就今
之所觀以對、此所謂不揣其本者、雞之生於未
有雞之初、子又謂有羽毛已、成之雞、忽焉獨
出、乃晨乃卯歟、曰、否、蓋氣之絪縕、漸而
為卯、卯之混沌、漸而成雞、丑掀髯曰、果然
果然、然則、卯竟父於雞矣、曰姑舍是、子亦

知牛若乎

源義經古之名
將幼名牛若

曰、知、曰、此亦義

經之父乎

曰、奚然、其幼字也耳、曰、子誠

丑叟也

已能知牛若矣、則又盍知卯之猶謂牛

若、雞之猶謂義經也

丑叟憮然為問曰、子誠

雞翁也

能知雞與卯之說矣

如面何

山梨之市

一日薄暮寒甚、有壯漢、故衣禪衣

也、緩步而行

市之人曰、一單衣能勝此寒邪、

漢晒曰

如爾與吾之面何

儒瞽為導

菅姓

余之所曾識者、其少也、善飲善醉、眼

花落井

在生則未足為奇也、生嘗寓于本鄉龍

岡館

一夕出飲、泥醉迷歸路、路上逢一人、

強之送已

歸則館之婢僕大笑、蓋其人瞽僧之

賣按摩而歸者云

聞菅姓今也、日_下泣訟庭、衣冠

儼然

鬚髯如神、昔日狂態、豈可復見哉、

畏牛札

尚右者吾鄉人也

銅筋鐵肋、力能弄臼、然性

魯直

眼無一丁、丁丑之役、從軍轉戰于肥薩

火礮雷轟

岳撼山崩、尚右自若也、但接人之

手札、輒意氣俄然喪、如蠟之逢塩然、嘗曰、
手札之可畏、百倍於礮丸、

癡情之奇

丙申之春、訪人于礪川、適有甲乙二客、先在焉、蓋主人之熟交、誼方及于人情矣、甲曰、人情之癡、婦女為甚、其機往往有匪常情之所能測者焉、如我西家媪、即是也耶、媪之少也嘗往觀劇於猿若坊、優人市川團方扮一公子而上場、風姿俊奕、眉目清秀、媪為之心魂恍惚不覺排觀客進趨、操執團之袂、隨揮隨執、團

終不能演技、劇部大擾、乙曰然、非不甚、然市川者、天下之名優、梨園之美丈夫、媪之狂於是、未必為無其由也、以余所聞、則更有已甚焉、淺草大士堂前一素封、有女美而艷、一夕忽失其踪、索之旬有五日、獲諸大森之驛、則已為賣鉛者之婦矣、視其夫極醜極矮、夫妻歌舞干塗、以待買者、蓋賣鉛者、嚮在干淺草女宮竊見悅其舞容、思慕不克自禁、遂奔托之也、主人曰、賣鉛者、雖醜矮、其技猶妙、女之奔之、未必為無其由也、以余所聞、則更有已甚

焉、牛籠之茶博士、亦有女、頗慧婉、一日門外有汗穢屋、呼汗穢、汗穢而過、女深美其聲、而感想其人、日又不能忘乎懷、三月而漸成疾、一歲而卒弗起矣、我聞古昔有奔於才子琴心者、未聞有殉污穢之聲者也、癡情之奇、至是極矣、一座為之潦倒、ワラヒコヤル蓋皆實話云、東都之人呼車載桶杓就人家買廁中之物者、曰污穢屋、以其人途上連呼污穢而過也、

右軍墨蹟

寡聞而自以為多聞、其陋往々有俾人失笑者、

可弗戒焉乎哉、主人與客品書畫、主人曰、今之謂羲之書者、皆後人之摸本已、蓋世之亡之也已久矣、客曰、君亦盍一遊于泉岳寺、東都泉岳寺有四十七羲士之墓遺物亦藏于此、羲士墨蹟、豈為難見哉、曰、否、王羲之之謂也、曰、我亦謂大石、大石近王羲之之故誤耳、曰、否、謂晉王羲之也、客曰、君之不解何甚、其為書、固真大石耳、豈其贗哉、事見童子通、書名

廢寺客

此話、余聞諸鈴木白水、白水聞諸其母

西州書齋藏書

西
雷
海
藏
書

氏、母氏親聞諸客、客亦相馬人、與母
氏相識者、白水忘其名、余據所聞記之、
青燈之下、覺筆墨皆有腥氣也、明治丁
酉季秋某夜式識

24
距今茲丁酉十餘年、有客從北越取路山間之捷
徑、欲出信州、迷而失路、陷大澤中、時方季
冬、彷徨之間、遠嶂吞日、近岫吐雲、暮色蒼
然、溪山漸暝、適有鐘聲、隱々自前峰之陰來、
客大喜、自謂山寺所在、可以投宿矣、乃力涉
泥淖、登頓盤折、備嘗艱苦、行里許、見寺宇

25
於林端、趨就之、落葉沒磴、門傾牆圯、叩戶
求宿、聞寂絕無應者、但聞颯々然山風掠老杉、
蓋一廢刹、非嚮時鐘聲者也、客大失望、然時
已夜、且以晝間經崎嶇痛亦甚、乃推戶入堂、
自內牢鎖而假寢焉、堂之內、闇黑如漆、鬼氣
襲人、ハナモヒ陰火欲燃、加之、奇寒透骨、モノヲカクコエ終夜不能
交睫、夜將參半、乍聞堂外有嘖嘖之聲、從戶
隙覘之、缺月方漏於寒雲、掩映牆壁、物色畧
可辨、有物一群、目光炯々、齒牙如銀、且嗅
且進、蓋群狼之聞堂中有人臭而來襲也、須臾

西
雷
海
藏
書

狼隊薄堂、欲排戶者、欲穿壁者、欲破樞者、
 陸梁跳趨、咆哮之聲動地、客張惶不知所措、
 急執所携杖、蛙步蟹行、摸索暗中、以求可潛
 匿之所於堂奧、得階、便匍匐而上四五級、階
 窮而無可復之、柱杖探暗觸物、壁耶非壁也、
 楹耶非楹也、楹々微動、杖端本置刃、乃拔而
 試刺之一再、撫銑有液黏指、於是驚恠更生、
 怖怖益甚、偶覺橐底膏燭、燭而燭之、則一
 婦人已、ツヒヨククリテ 雉頸而死者也相去僅三四尺、カサレカミフサ 髮真髮鬣
ツサトシテ 髮面青古吐、使人膽栗髮豎、時狼圍愈急、客

進退維谷、股戰弗能起者久之、既而東方稍白、
 狼竟不能入而去、客乃倉皇出堂、走半里、始
 得人家投之、具語其故、主人色然慶其無恙、
 且云隣里某家之婦、不勝姑之虐、前三日失其
 踪、意寺中縊婦、或是也歟、走而告其家、家
 人大驚、遣寺檢之果然、後數日、客來東都、
 狼之鼻息、婦之容色、髮鬣猶印其耳目、遂惡
 之而致病、臥床數旬、
 古俗尚存、
 丙申之冬、余歸省、十一月初九、夫妻復上晉

西言卷載書

京之途、一駟馬從焉、晚宿于田村郡上村之山
驛、駟馬痛甚、乃將以明旦返之、更僦村馬、
會車馬長之母死、沿道二里間之車馬、為之休
止三日、倍駟錢暮之、絕無一丁應者、余大困、
駟前馬而發、嗟嘻、固執之俗、雖難喻也、是
亦古人淳樸之遺風已、蓋自非此寒山落木、茅
舍依稀之鄉、欲見之乎今日、豈其可得哉、昔
者、夫子猶及史之闕文、有馬者借人乘之、至
晚年乃歎曰、今亡矣矣、想十數年之後、余亦
將有斯艱也、

曲直視

一休師之門前、有古松焉、偃蹇偃僕、上指而
下垂、東仆而西起、師榜樹下曰、視此曲松以
為直者、賞以錢五百、樵翁牧兒田丁販夫、凡
過于此者、朝夕數十百人、輒停步舍擔、旋樹
而顧睨百端、經期年未有得其直勢者、後某上
人偶過樹下、獲五百錢於一休、蓋視曲為曲、
而得其直云、

年物九用

樂翁公巡封、獲一小碑於路傍、石膚老蒼、文

字奇古、非篆非隸、文曰年物九用、公喜曰、是必遠古之遺物矣、令扈從儒臣考之、不得據問郡宰、不知、問里正、不知、乃召里中之最老者問之、始知念佛供養之語、蓋野人不知字以近音、誤刻之耳、君臣不覺失笑、

桑折姓聞

二則

會津吉田姓、嘗吏於伊達、伊達郡桑折之傍近有某村、村有農家某、明治八年暮春、借金一行旅、其事頗怪奇、一時喧傳、官亦探訪、竟不得其緒而已、後吉田姓以事過村、就某親聞

之、某者樸實一儉父耳、為吉田姓、媿之說之、其言頗足信云、唯其足信矣、則其事益可怪也、吉田姓之言曰、如是我聞、農家某、一夕造村中香花寺、主僧素與某善、某是歲有關荒栽桑之計、而乏資、則嘗約借之、此夕造寺者、以方造廠期也、時座隅有一客、侏爐而打盹、且暫睡而眠、日打年齒可四十、形容枯槁、衣裝甚野、及某入、舉倦眸而一瞥、揖訖復睡、某謂主僧曰、暮夜唐突擾清談、是某之所憚、然栽桑之期屆矣、所約資金、今夕幸得見貸也、主僧蹙額曰、

向日之約、衲非敢食言也、但不念其如是孔棘
 也、今見銀罔幾有、俟月杪而辦之也、某曰、
 已傭工人、開工將在明且、如輟之、裁桑期則
 逸矣、於是、兩下沈吟、各困其辦法、時座隅
 之客、忽焉醒、率爾問曰、所要資斧幾何、某
 曰、先得三十圓則足焉、客曰、是易辦耳、我
 能償汝乎、某曰、幸亦甚也、然我未織客、敢
 問客是何人、客笑曰、汝得資斧則足矣、問我
 母為也、主僧曰、客是遠方行旅、偶來假一宿
 者、明且則去矣、我輩安得盡其囊、假能見貸

奈不知還所何、某亦以為然、客曰、不須過慮
 也、吾問存放乎友生之許者數千金、今修一書
 事即辦焉、如還濟、亦自有便宜、汝盍齎吾書
 往而取之、某笑曰、客得毋寤而猶寤之耶、
 如其命、是所謂朝饑求飧、夕之饑也、余敢謝不
 敏焉、曰奚其然、往返不過一食頃耳、乞楮毫
 就燈作書、僅三四行、斜封糊貼、上不復署一
 字、付某曰、第持之去、曰、何去、東去西去
 唯汝所之、某與僧皆以為狂、客曰勿怪、汝第
 去、出門數百步、當逢其人耳、強之再三、某

不得已從之、出寺門而右折、西行可五百步、
 過野塘、遇一人、面貌服色、模糊弗可識也、
 其人先呼曰、汝非自村寺中來者乎、曰、然、
 曰、汝非齋旅人乎、札者歟、曰、然、曰、是寄
 我也、受而展讀於月下、顧某曰、三十金汝不
 必言、四十五十、如七八十、唯所欲借、某固
 辭、其人強付四十圓、曰、我去矣、形影與言
 俱失、野塘之上、煙月朦朧、某獨在焉、某大
 驚、走還寺、具語以所見、探懷、龍鳳精幣五
 圓者八張、當時有龍鳳紋、精幣燦然而出、主僧亦大驚、時

客猶在座隅、不言焉、不聽焉、暫聽睡、睡貌而徒
 爐已、某謂之還濟期、曰、在汝便宜、請還付
 所、曰、寘汝屋背、言訖便復睡、某與僧愈驚
 恠、夜已二更、某辭歸、其明遂開工、後三日、
 某復造寺、客則已去矣、主僧云、初客之來而
 求宿、日已黃昏、自謂關西產、以事赴奧州九
 戶者、衲憐其疲憊宿之、客一笠一筇外、無所
 帶、叩其姓名則囁嚅、出言若也衲亦不強問而已
 吉田姓所親聞於某者、蓋盡于此云、而當時所
 傳聞、更有一兩恠事、皆續發于郡中、距桑折

七里所、一山驛、有某氏者焉、豐屋重門、役
 僮奴十數人、蓋驛中豪姓也、薄暮有兩士人、
 叩門求宿、一則白皙而端好、一則方面而軒特、
 年皆三十左右、衣服極華、語則都音、家奴報
 主翁、大官枉駕、主翁初稽顙出邀之、延之上堂
 疑待頗至、夜方二鼓、士人顧左右一再、而後
 促膝謂主翁曰、吾輩詰朝將抵某地者、此行之
 事、極緊要、極重大、前途之榮辱係焉、然鄙
 語云、ハカシノサタモカネニカク地獄之案猶須黃白、黃白而優乎、事何
 憂不濟、而我囊不幸少於是物、當奈何也、吾

輩叩翁之門戶而假一宿、愚也已多矣、然事情
 如此、又斯不得不叩翁之金穴、不知幸見聽乎
 否、主翁囁嚅久之曰、所須幾許、曰、千金足
 矣、曰、吁、千金、是詎山家所能辦哉、曰、
 借之也、非乞也、曰、見乞、見借、ハシメテアフトカク下走固不
 問焉、但千金之命、非所任也、曰、生面之客
 而言之、翁不信亦宜、吾輩亦苟男子、苟士流
 豈以區區阿堵物、ハシサキ換此面目耶、今夕若得所請
 者五日後、必附息而清之、鬼神照臨、吾輩
 決弗食言矣、曰、苟哉命也、官人猶以我言為

河漢歟、何其見相猜之深也、士人不懌曰、果
 然耶、然則試問、翁之庫內、左壁下、得無有
 名カケリ、思歟、翁變色曰、箱乎、箱乎、蓋或有之
 曰、箱之第四抽斗中、一小函、鑄焉、鑄焉、尚
 且燭焉、而深藏者、維何、主翁於是失色喪氣、
 矍若不知所對、少焉、叩頭謝曰、是諒一千金
 也、下走愚昧、不曾知官人具神眼若此、遂以
 致欺之、不直之罪、靡所逃矣、手取管鑰、往
 至庫扉外、未及下鑰、鐵鎖自解、墜地而鏘然
 主翁益惶怖、自謂彼定白波綠林之徒而役鬼者

股戰欲仆者數、纔入庫取金而返、奉之曰、他
 箱消息、官人又既悉之矣、然併而奉之乎、全
 家難以為活焉、願少垂憐而留之、士人哂曰、
 一千金固足矣、至其餘、雖有命將辭之也、何
 貪之為、且此貨也、借之也、借者、理當還耳、
 翁請安焉、雖然、事係機密、一旦漏洩、不獨
 俾吾輩經營歸水泡、雖翁家、亦不保無禍也、
 翁請深秘、勿令他人知之、主翁唯唯退而寢、
 疑懼百出、竟夜不能交睫、頃之、雞叫星曙、
 士人遽出寢結束曰、行事促矣、請辭、不朝餐

而發。主翁目送久之，獨語曰：多年儲蓄，一夕而被奪去，可恨可憾。怏怏而樂，然慮後患也。竹口不語人，已而經五日，士人果不來。六日猶不來，七日遂不來。主翁之望全絕焉。此夕初更，家奴乍報，大官人復臨。主翁一喜一懼，不知所措。逡巡之間，士人已上堂，謝曰：不圖行事生礙，遂致愆期。吾輩莫辭之，可以對翁。然事幸得濟，素願終酬矣。翁之鴻造亦豈帶來謝而可也哉。因取一千一百一十圓於行囊，陳之翁前曰：千金是原疑款，百金是息款。

十金則薄充兩宿謝儀耳。願嘉納，於是主翁色釋氣下，欣然收一千圓。他金則辭而不受，返之再三，士人弗聽，強而與之。主翁歡抃，鳴謝不已。飲饌之豐，衾枕之美，迥與前夕異。撰，蓋以其喜出乎望外也。士人一宿，至黎明而辭去，後卒不復至云。吉田姓曰：聞與山驛之事相前後僅六七日，半田礦廠又有失一萬金之怪事，蓋藏金櫃，不曾更其所，封識不曾變其故，蓋不眩，底不孔，鑽不脫，緘不解，而櫃中之家兄力不業既蟬蛻矣。事聞官，鈎距百

端、研審累月、而其所獲、徒係風捕景而已、
當時世人云、伊達郡之西、峯巒崿、雲壑深
邃、ヤマオトコ多山猶木魁焉、コタマ三處之怪、僅得毋出於其
為耶、

雷溪氏曰、三所之恠聞、其事各殊、神騰鬼趨
孰能究詰之、然通而觀之、合而論之、事之先
後、不出旬日、地之相距、不過十里、而一貫
之以阿堵物、則出於一類妖賊之為也、可知矣
耳、且夫不湧不流、不盈不溢、今債之與借、
史之與得、事態雖不同、事由則相依而鈎貫、

然則賊輩、運籌之次第、亦可以畧知、世人
不察焉、却疑於山猶木魁、吁不亦冤乎哉、

雷溪茶酒談

星野茂則

慶長中、有善射者淺岡平兵衛、丙午歲始設候

于京師三十三間堂本名得長壽院自試其伎、記發射及

命中之數、以扁于堂上、後之善射者、稍稍往

效之、寬文二年、尾州星野茂則梅葛左衛門來射、

中者六千六百餘箭、八年、紀州、葛西園右衛

門來射、中者七千餘箭、茂則恥之、明年復往

射焉、其往也、使僕揚旗而從、旗題八十兩字、

蓋豫期勝葛西也、五月朔、晴時上場、徐々發

箭、入夜設燎、繼晷以射、少焉輟而臥、睡傾
 刻、復起射、直至翌日亭午、運發一萬五百四
 十二、中者八千有八、力猶可輓也、乃謂吾而
 貪功、後生氣沮、射道以致衰廢焉、中者、既
 過所期、亦可以已也、矧弓騎駿、歷候京中播
 紳、候畢、驅而入島原、呼妓命酒、痛飲達旦
 而去、後十有八年、貞享丁卯四月十六日、葛
 西門人佐知大八、又來射、年可十八九、其初
 多虛箭、時茂則老而猶在、來觀、曰、好少年
 伎倆可惜矣、病其在腕乎、使大八閣左掌、小

刀刺之、血出焉、曰、可、試也、大八復執弓、
 箭聲震颯、發之破的、一晝夜所發、一萬三千
 五十有三、其中者、實八千一百三十有三、慶
 長以來無能及焉者、茂則歎稱曰、後生可畏也
 大八之後、繼者遂希、獨有柳澤氏之臣米田新
 八、中僅五牛、
 雷漢氏曰、星野氏一弓師耳、而何其志之美、
 而所慮之遠也、蓋忠乎其道而然、嗚呼噫嘻、
 視今之所謂師也者、果何如耶、

牛渡村

余御有村、曰牛渡、五六戶而已、明治之初、
導官制、選舉村吏、吏員既具、闔村遂亡人民
笑。
雷溪氏曰、頃頃又聞之、政府之始設大學于東京
也、教授之員、倍於學生、國家新政之初、蓋
不免有此失也、

向山窑戶

加州金澤之向山、有窑戶焉、ヤキモノヤウト明治癸未冬、方
陶、山雪滾下、窑カマ為之厥倒、窑中器、苦窳啞
戾、無一完物、窑主懊喪、不知所為焉、未幾

金澤開博覽會、有人勸窑主、試陳列廢器、奇
狀百出、觀者驚以為神工鬼作、蟻集爭購、旬
日盡售、利市十倍於完器矣、
雷溪氏曰、山雪崩、窑器廢矣、天也、利機會
博巨資焉、人也、天命雖不可不安、人事亦不
可不盡也、

飛行

明治三十年九月、關東大風雨、北總之民某、
登樓將鎖窓、迅風疾風一陣、來奪扉、民附而俱去
半海而直上數百尺、下瞰則山川聚落、杳然已

退矣、昇已極、冉々橫飛而斜降、掠山頭、摩
樹梢、翩然墜于水田中、幸全軀免毀傷、此地
也、距其家半里許云、

雷溪氏曰、近列國、爭製飛行車、我國亦有試
乘之者、如北總民駕座、固雖異焉乎、以飛行
一事而言之、在本邦則不得不為其嚆矢也歟、

眼大

西御南洲、兩目圓大、其幼時、父母呼之以眼
大而名、

雷溪氏曰、唯其眼大矣、故能觀大勢、建大策

翼贊聖神鴻謨、天下維新焉、南洲之後、眼之
銳者、蓋有之矣、大者則吾不知也、

岩崎宗山

岩崎翁宅旁有竹林、方生筍、村人潛入而竊之、

翁適出戶、其人狼狽而走、翁呼曰、林中多鬼オシ

齒、勿傷足、翁之澡室、不設屋檐、翁每澡浴、

跌坐槽中、悠然仰天、久之曰、會心之事、何

物若焉哉、翁名宗山、磐石城中村人、善事其母、

一御稱孝、善詠歌、其集傳于家、余之少時、

嘗見之、長身清癯、曳大竹杖、其圍盈握、長

等身

雷溪氏曰、翁為盜恐傷者、惻隱自然之情也。浴槽仰天而嘆者、天機自然之聲也。得於天機、自然而後歌可詠也。出於惻隱、自然而後孝可克也。

附記

翁有弟、曰鶴、嘗來師于余、鄉俗呼牛為バウコ朱子、有庠生、問牛與朱子之異同、答曰、角下有耳、謂之牛、耳上有角、謂之朱子。

雷溪氏曰、徒拘名而不求於實、此所以惑之竟

不釋、不獨愚俗為然、於學者講道、為尤甚焉。

宗純和歌林故曰、試喫萩餅、牡丹餅、夫萩餅牡

丹餅、固一物、然執其名而論之、萩之與牡丹

雖千載爭之、惡乎能可合、是所以不如試喫、

余常以為至言、今岩崎氏之言、亦喻此徒之一

法、與宗純同工而異曲者耳、鄉人徒以詼噱聞

之、悲夫、

原翁

原氏之園、群蜂スサシケル窠焉、大與白相若、主翁欲除

之、而患不可嚮適也、撰甲攻之、踊躍曰、蜂

天行只小題大
做史眼筆力
並高人一票

其如予何、蜂隊紛至、爭由甲縫而突入、翁遽
欲釋甲、不可釋也、蜂亦不得出、窘迫亂螫、
翁身無完膚、輾轉而呼救、隣人走來、扶而釋
甲、蜂隊乃逸、翁纔脫於死矣、
雷溪氏曰、余讀史、觀古所謂藩屏者、其初若
可恃也、而終不為原氏之甲者幾希、可無所戒
乎哉、

附記

原翁嘗置茅障于中村城西小野山、藏身以射雉、
且闕障外、一雄雉在近、大喜將射、顧則失鏡

焉、蓋遺于家也、翁始悟之、穴竊出障、疾走還
從寔、呼妻曰、取鏡來、聲微不可辨、妻問、何
事、翁叱曰、汝聲高、雉驚起也、妻笑曰、君
安之、小野山、距此一里半、

鹽原翁

志賀伯亨、一歲寓于塩原、舍之西隣、翁媪居
焉、翁有馬六匹、每旦放牧、暮輒收之、有騎
其一、率餘馬而歸、一夕歸晚、媪恠焉、既而
媪ニホレテ入門、曰、途而顧、則亡一馬、返求索之
卒不獲也、媪曰、君所騎維何、翁驚曰、喜獲

矣、遽下馬、撫其背曰、嘻、爾在斯乎、

雷溪氏曰、古語云、騎牛覓牛、今塩原之翁、

騎馬覓馬、孰弗笑其愚、雖然、吾輩之求道、

果無似焉者否、

南洲銅像

田家草履之一種、有稱足中者、東台南洲銅像

所穿是也、是歲辛亥春、薩之農某、年八十、

晉京、觀于東台、仰見銅像曰、肖矣、但履綦

右綯者何也、蓋足中草履之綦繩、左綯者常也

雷溪氏曰、淺草公園、瓜生媪銅像之跋、刻建

造之由、國文不過二百言而已、中存生于會津

之辭、邑之句、辭字、亦庸知非南洲銅像之履綦

邪、案、僻辟相通、而避亦或作辟、如作僻者、

則經傳中罕見、至以僻作避者、則未之存也、

楠公銅像

南海任友氏、以採礦致富、將鑄一名臣巨像、

獻以助宮門內之壯觀、編擇諸歷朝、遂決於楠

公、海舟伯聞之、謂人曰、鳳凰城關、當使祥

風瑞氣磅礴、臣子之願也、林邦豈乏於魏徵所

謂良臣其人、唐魏徵諫太宗曰、陛下令臣為良臣、勿令為忠臣也、蓋更擇焉

余亦竊以為然、
雷溪氏曰、余年十三四、讀賴氏之史、好讀古
英雄、先子以為笑樂、往々與語、不覺晷刻、
但至楠公事蹟、先子默々、若不欲多語者、後
數年、偶云、想公心事之臆臆、又使人臆臆、
豈可掀髯抵掌而談哉、海舟之言、其意又若此
耳、俾公有知、其必曰得吾心者歟、雖然、亂
世忠臣、即治世良臣、不強論而可也、

佐之間象山

象山謂下田港之便、不如橫濱之便、其議遂行、

象山為人嚴格、眾憚之、其母之喪、端坐玄關
門室廳口五十日、象山聘二妾、以無子為憂也、勝
海舟曰、象山徒大言驚人者已、不知果然中否

銀三誨子

浪江之賈銀三、晨隱三錢櫃、悵然仰天而歎、或
問曰、子既富矣、又何歎焉、銀三曰、仲子不
肖、所以歎也、曰、仲子敏而好讀書、何謂之
不肖歟、曰、唯甚好讀書、所以為不肖也、初
銀三數誡仲子、仲子弗悛、至是大誨之曰、凡
物、莫貴於黃金、事莫善於貨殖、人莫幸於富

有也。如乃父，何曾讀書，而闔鄉有事，則必就謀。有慶則心來邀，坐者避席，行者讓路，借於我者，頌吾以佛陀，不能償者，畏吾若夜叉。此皆富有之德，黃金之威，慎殖之權，俾然爾，慎殖之為道，不勞而成功，不費而收利，不惠而得名，且其功速，其利大，其名美，天下焉有善於是者哉。欲講其學，得記簿則足矣，求其師則乃父而有餘也。天下焉有便於是者哉。今汝是之不務，負笈千百里外，期功於十年後，徒蠹吾可惜之財，不肖亦甚，不孝亦至矣。夫

西雷溪藏書

讀書者，招窮乏取困苦之道也。汝不見東里西先生乎，父子好讀書，自少至老，苦思耗精，而所成何事，言見笑中也。行不容於俗，私仁之邱，結茅衣褐，茹蔬啜糲，獨徜徉于寒林疎竹之間，與春禽秋蛩，相啁啾而已。汝盍鑑焉。於是仲子豁然大悟，幡然改圖，遂從其言，果富。雷漢氏曰，孔子云，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近世福澤先生又祖述斯旨，見金輒拜，夫往聖所言，後賢所為，既如此，銀三之誨子

西雷溪藏書

亦良有以、余知罪矣、雖然、讀書者、豈患窮乏而困苦、亦可以取富貴、如福澤先生是也耳、銀三之言、或其過歟、蓋如余之罪、不在讀書而在讀書之拙、然則改此拙而取彼巧乎、舍此貪而求彼富乎、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是亦夫子云、如余則請事斯語矣、

松平天行曰、為仁不富、陽慎語、今得此好注脚、十歲如新、

大鳥圭介

大鳥如楓、以今茲辛亥六月薨、幕府之亡、如楓以殘兵、轉鬪于總野與羽蝦夷、大小數十戰、未嘗克勝、而官軍以為一敵國、如楓每敗歸、微哂入營、五稜郭將士常語曰、噫又敗矣、烏君莞爾、而卒不失陸軍督將也、亦可以謂偉男子夫、

長人餞乃木希典

今茲、莫皇有戴冠之禮、天皇使東伏見宮任賢之、乃木東御兩大將隨焉、乃木大將、長之產也、將發、長人榮之、會于舊藩邸、謂而餞之、

其約曰、賓主均醪會費、會費不論相將學生、
 一律徵五十錢、饌席不得用酒饌、以菓茗代之、
 蓋大將不喜世間祖道之奢、其見諸也、豫約謂諸
 會員、而會員從之也、都下報章、爭傳為美談、
 雷漢氏曰、鄉人榮其行、送之以春風之情、大
 將患世俗之奢、酬之以杜霸之威、言之武人所
 為、則可也、言之君子所慮、則未可也、何者、
 將軍之意、雖非不美、小丈夫好奇、求名者、
 又易做故也、且夫學生半圓之錢、以飲酒、則
 未必為奢、以喫茶則果其儉邪、

劍客根岸 宮本武藏

雷漢氏曰、離母乳而知食、日復日、年復年、
 習熟之久、遂能造于斯域而不自知耳、若夫逸
 少之書、^於讀仙之於詩、楊由之於射、造父之
 於御、師曠之於音、易牙之於味、伯樂之於相
 馬、庖丁之於解牛、固不俟言矣、聖人之所以
 從心所欲、不踰矩者、亦豈出於吾輩之喫飯哉
 但古人亦能飯、而更能吾輩之所不能、嗚呼此
 天下所以卒無有及者也、
 吉備之劍客曰根岸、以坐合間、^{キアヒ}坐合者、拔刀

疾擊之技。蓋言坐而可合敵也。根岸嘗東遊，過函嶺，函嶺之下，有一轎夫之善柔術者，每有士人僦轎者，輒恃其技以強索酒錢，不與則陸辱之，士人莫能克焉，是以其暴日甚。根岸之過，轎夫見雇，蓋各不知其人也。比至嶺上，夫停轎曰：請休歇，客亦盍暫出轎，而玩山中之勝。根岸以為然，將出轎，夫大喝，投之於叢步外，根岸一翻立地，血又在我握，顧轎夫則已喪其元矣。

宮本武藏，亦古之善擊劍者也。為人嚴正，勤

止不苟，及至晚年，頗放達，無復所拘矣。嘗夏日，簞于後庭樹陰，裸而橫卧，門人睹而竊相語曰：師之勤止，大與昔日反，心之懈怠，亦可知矣耳。其一人曰：吾其試之。提木刀從背後竊近之，足纔上簞，刀未及下，武藏忽伸腕引簞，簞不移寸，而門人顛，武藏顧啞然而大笑。

厠災

火發于民家厠中，延燒數屋，人相語曰：火之發，非其所，必有放火者也。有一人，自稱吾

知其為誰矣、然非有所酬焉、不敢告也、更召
訊、噤而不對、與酒食、醉飽三日、乃白曰、
我村長是也、更大驚、問證、曰、渠嘗自云、
吾尻挨火、是以知之也、鄙語謂事忙不可寧度、
為尻挨火、村長嘗言之、彼聞而恠焉、會有此
災、乃以為確證也、

中里花子 コジキ

王子村之南有中里、多菜圃、群丐設弊幄舍於
傍林中、晝出夜歸、以寢食焉、如此者積年、
而未嘗竊圃中一根菜、是所以不逐於里民也云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乞丐之處世、猶且有所
必不為者也、今之君子、其何不鑑焉、

雪馱一雙半

田端里之一荒邱、曰棄馬場、ウマステハ為傍近棄死馬之
處、里人見馬尸於此、輒往報革坊、革坊、製衣
葺革而為器者也、聞報則喜來剝馬、酬報者、
以雪馱鞞一雙半、所以俾不得不再報也、

御意之通

東宮 今上之巡輿羽、駕造仙臺、縣民獻駿馬一
知事使牽之階下白事、東宮出而觀之、問曰、

是牝乎、知事對曰、御意之通、御意之通、對
尊者問之言、猶曰然也、已而東宮熟視曰、錯
矣、是牡也耳、知事曰、御意之通、東宮哂曰、
御得非未嘗知此來之牝牡乎、知事頓首謝曰、
御意之通、

鯽魚失措

先皇之幸蝦夷也、駕駐于福山、北海道長官、
陳漁請觀網鯽、上喜臨焉、網數四、不獲一隻、
上不懌、長官窮迫、使人竊取篋中之魚放之、
復網、獲矣、獻之御前、上熟視久之、曰斯鯽

悴矣、不治潑者何也、長官以下皆失色、時御
歌所長高崎正風扈從、進對曰、窮阻鱗族、古
來所進謁、不過藩主、今咫尺天威、惶懼失措
而然耳、上笑而罷、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a grid of 26 vertical columns and 30 horizontal lines for writing.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a grid of 26 vertical columns and 30 horizontal lines for writing.

西
雷
溪
藏
書

西
雷
溪
藏
書

西
雷
溪
成
書

